

越共吞棉對泰國的衝擊

羅石圃

當高棉淪陷，越共武裝部隊已抵達泰棉邊境之際，泰國總理克良薩却無視于國境邊緣的風雲緊急，而訪日訪美，繼後又將訪俄，在此同時，且有副總理順通訪問中共，何以如此處變不驚？如果了解泰國一向重視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則不難探討曼谷當軸的僕僕風塵，正是為了企圖以玉帛化干戈。

一 等距離外交由來已久

一九七五年，南越與高棉相繼變色，寮國的鼎足之局，亦因右、中兩派領袖紛紛逃亡而成爲共黨的獨佔政權，由於印支三邦防堵赤浪的堤壩潰決，使面臨紅流洶湧首當其衝的泰國，幾已無法力挽狂瀾。尤以在此期間，泰國軍人政府已被學潮所推倒，經由大選產生的多黨聯合內閣，在政潮起伏，赤色學潮泛濫的壓力下，不僅不要求自由盟邦加強協防，反而限定駐泰美軍全部撤退，藉以迎合共產國家改善關係的要求；嗣更毀棄歷屆政府遵守不渝的「反共法」，斷然與中共建交，並處處向蘇俄與印支赤色政權示好，當時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強調此一外策左轉，爲「等距離」外交，實即推遠美國與自由國家關係，從而靠攏共產集團，企圖以中立而圖存。^①

一般都不了解，泰國在人爲刀俎的情勢下，不但不謀求如何加強國防以禦敵，反而趕走協防多年的美軍以換取與共產國家建交，豈非自掘堤防，引狼入室？殊不知泰國自西方勢力東來，在東南亞國家都已淪爲列強殖民地時代，其所以能够始終保持獨立，並非得力於堅甲利兵的國防，乃由靈活的外交所造成。被泰國人稱爲與日本明治天皇媲美的五世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有一段關於泰國外交心傳的遺言：

「泰國爲一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強國從事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份親近某一強國，亦不可過份疏遠某一強權」。^②

在泰國近代史上，我們可以看到 不但五世王曾運用此一外交原則，引英法等列強勞力而制衡，造成了泰國在殖民主義者競

註① 「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之展望」、本刊、十四卷、十二期、拙著。
註②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中華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逐於東南亞的過程中，得以緩衝區的地位而保持獨立；在二次大戰期間，曼谷當局亦曾以親日與抗日兩面外交而免受戰爭蹂躪，至中國大陸變色，印支三邦和緬甸都已興起了由中共所輸出的戰爭，泰國當軸仍以明交美國；暗結中共的雙重外交，謀求免受戰禍^③。可見泰國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實屬源遠流長，克立政府所倡導的「等距離」外交，乃由來有自。

二、推遠美國外策為軍方所反對

不過泰國推遠美國關係而實行「等距離」外交，雖言之成理，且在表面上，亦似乎頗合時宜，但在實施後，則造成了國內一片混亂，大有無須敵人進攻即已自亂陣腳之勢，而士氣消沉、民心震撼，由經濟不景所帶來的失業流亡，其所助長的左翼學潮狂瀾，使社會益加動盪不安，則為無可掩飾的事實，可見當年軍政府所採取的堅決反共外交立場，並非完全為了鞏固權位，乃由於時勢所迫，不得不放棄以中立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

因為鑾披汶政府所採取的明交自由國家、暗結中共的外策——以有限度的容許泰共活動，换取中共不以武力「解放」泰國，其結果是使泰共組織迅速發展，且同情者相隨激增。據當時的內政部長兼警察總監乃砲透露：共黨自五十年代初期的數百人，至一九五七年已發展為一萬二千人，同路人則已近十萬，由於此一期間，左翼言論肆無忌憚，公然為共黨張目；在大選時所興起的反政府學潮，與東北部共黨武裝蠢蠢欲動；尤其陸軍與警察之間，橫被挑撥而形成尖銳對立，已使泰國大有不流血而赤化之可能，這便是—九五七年乃沙立率陸軍發動政變的背景。^④

從沙立至他儂執政期間，其對內對外政策已改弦更張，不僅毫無保留地接受美援，藉以改善軍警裝備加強戰力，俾清剿共黨叛亂，及加強經社建設，俾由繁榮而達成社會安定和平；且以國土供為援越美軍基地，及出兵寮越協防，這固然是反共政策的標本兼施，而在國防思想上，則已將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演變為聯合自由盟邦阻敵人於國境之外，仍然是以國土不受戰禍為國防目標。^⑤

至美軍放棄對印支盟邦的協防，駐於泰國基地的龐大美軍，對於西貢金邊的危急存亡，亦均袖手旁觀，遂使泰國朝野都認為美國的協防承諾有始無終，紛紛主張重拾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而左翼學生與民主政客所掀起的反美狂潮，更迫使泰國的親美外策不得不隨軍政府的垮台而迅速解體。所以，克立政府所強調的「等距離」外交，不僅在為了迎合共產國家所提的改善關係的條件，且亦為國內多方面的壓力所促成。

註③ 「泰國當前外交政策的評估」，本刊，十七卷，七期，拙著。

註④ 「從印支三邦看泰國危機」、「東亞季刊」，二卷，二期，段家鋒著。

註⑤ 「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本刊，五卷，十一期，拙著。

但以推遠美國所帶來的難題如何解決？不僅防務真空無法填補，諸如在經濟上的損失與工商業不景而形成的大批失業流亡，以及社會的動盪不安，當政者都無法善後。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給予泰國的軍援總額，已達一百一十億美元，經援數額尤有過之。這些援助，都含有對泰國供給美軍基地的補償意義^⑥，但在駐泰美軍遭到曼谷片面限定全部撤離的情況下，顯然都將停止或削減。單就軍援而言：全部美式裝備的泰國三軍，不但無法更新裝備，其已有的武器零件與彈藥更難以補充。無怪泰國軍方堅決反對放棄親美外交。

他如駐泰美軍每年所花費的一億五千萬美元，已因美軍撤退而告終止；受僱於基地的五萬泰人、與服務美軍業者十五萬人，亦均因基地關閉而告失業。何況反美親共外交，易使投資者認為泰國即將成為下一張倒下的骨牌，不但裹足不前，甚且決定撤退，因此造成的大批失業羣衆，更無異替共黨為渾淵驅魚，為顛覆叛亂活動之擴大升高，創造有利的條件。因此克立政府在「等距離」外交政策下，與中共建交未及半年，便不得不派遣外長察猜訪美，重新尋求華府援助，其所以又將外策轉而向右迴旋，正是苦於泰國無法推遠美國關係所使然。^⑦

三 克良薩追隨美日的外策

一九七六年十月，泰國軍人政變，將奪得的政權，交付他寧組成的文人內閣執掌，顯示軍人並非為了企圖專政而奪權，乃鑒於民選政府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運用失當，遂造成外患與內亂相互推波助瀾。他寧內閣上台後，對內既回到了堅決反共的立場，對外亦推遠了中共和蘇俄，尤其向印支鄰邦以牙還牙——以支援寮棉反共武裝活動，報復其支援泰共叛亂，由於成就可觀，因而振奮了全國反共民心士氣，內外投資，亦源源而來，顯示此項外策，已獲得了國內外工商企業家的信心。

一般多不了解，他寧內閣的右轉外策，既然是出於軍人組成的政策委員會所訂立，何以甫及一年，此一文人政府又被軍人推翻？殊不知此乃卡特入主白宮後，其亞太政策，更着重於拉攏中共。中立越共，以便進一步阻止蘇俄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而其對泰國欲藉向寮棉共輸入自由戰爭而阻止其支援泰共叛亂的對策，竟亦中途抽腿，不予支持。泰國軍方雖認為必須配合華府而止戰從和，無奈他寧內閣堅持對共產國家不能讓步，以致軍人不得不再以政變奪回政權。

泰國三軍與警察的裝備、武器、彈藥，都必領仰賴美援補給，對支援棉越反共抗暴武裝作戰，自然不能沒有美國的幕後支持。當時印支共產政權，無不異口同聲地指責美國「中央情報局」以泰國為基地，聯合支援寮棉地區反共叛亂，並非造謠中傷。惟以此項在福特政府時期對寮棉越共反美的報復策略，至卡特上台便已捐棄，轉而急於拉攏北平及河內，以便聯合反霸，遏阻蘇

註^⑥ 「趨向中立的泰國」，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一九七三、十一月號，作者舒克（L. Eduard Shuck）

註^⑦ 同註^⑥。

俄在東南亞勢力的擴張。這從范錫訪平，及美越在巴黎進行建交談判便可窺知。所以華府亦必須影響曼谷在其對共產國家的外策方面，作密切的配合^⑧。

克良薩於上台之日，即曾宣稱：軍方之所以不得不奪回政權，實由於他寧內閣堅持與共產國家交涉，讓步即為示弱，以致造成邊境的烽烟迭起，且在對內政策上，將親共嫌犯大批囚禁，並宣佈十二年後始逐步還政於民，都違反民意與時代潮流，所以唯有將此內閣推翻，接着他又宣佈一年半之內重開大選，及釋放大批政治犯。為了實踐改善與共產國家關係的諾言，他更迅即接受訪問北平的邀請，並與河內談判建交。由此可見他於政變前訪問東京、華府並非偶然，且與卡特重整美國亞太關係的意圖，亦非不謀而合。

誠然，克良薩訪問北平，獲得了中共的切力斡旋，使泰棉關係迅即化干戈為玉帛，讓棉共得以轉移兵力，用於抵禦越共的入侵，這對北平與曼谷固然都屬有利，但在華府看來，則未免開罪河內而影響美越建交。蓋美國對河內所企望的，是不再以炫耀武力而充作蘇俄向東南亞擴展勢力的馬前卒。美國所承諾的經援，亦正是為了引導越共以建設熱代替戰爭狂，而河內在越戰勝利後，亦以飽經戰禍，田園寥落，廬舍為墟，遍地哀鴻，嗷嗷待哺，極需美援，以助戰後復興；但以阻止中共勢力伸入寮棉南越，又不得不在蘇俄慾惠支援下，繼續逞兵寮棉。河內於此一期間屯軍金邊，並由范文同率團訪問「東協」，都表示越共亦急於止戰從和以迎合華府的建交^⑨。可見泰國配合美國的外交行動，其成就已相當可觀。

四 泰國允許中共假道援棉的經緯

泰國現政府的外策，已改善了對中共的關係，從而結束了泰棉之戰，並使雙方重建邦交。泰寮之間亦已重歸友好。同時曼谷與河內更已化敵為友，范文同的「東協」之行，且以曼谷為首站，並發表河內不再支援泰共的聲明。在表面上看：這些都是曼谷外交左轉的收穫，其實克良薩政府的外策並非由右向左，亦非推遠與美國及自由國家的關係，更非靠近共產集團的等距離外交，而是以追隨美、日聯合中共在東南亞反霸，並制使越共不能吞併高棉為目標。

棉共波布政權的殘暴，固然早已造成天怒人怨，且曾不斷向泰國挑釁而引起邊境的烽烟，但它對泰國停止攻擊後，已將兵力轉而用於對抗越共。無論越棉之戰是由棉共在中共指使支援下突擊南越所引起？或由越共企圖征服高棉所形成？站在泰國的立場，都認為此一棉共政權能够對抗越共而維持不墜，便是對它有利，一旦在金邊出現了河內的傀儡政權，使越共構想的「印支聯邦」得以組成，再挾三邦的廣土衆民南侵，泰國便將首先成為俎上肉。所以曼谷對於堅持與河內對敵的棉共政權，自當在可能範圍

註⑧ 同註③。

註⑨ 「范文同訪泰後的泰越外交展望」，本刊、十八卷、二期、拙著。

內，給予便利支援。

曼谷雖明知中共公然支援棉共突擊南越，及其與南越反叛勢力裏應外合，志在打擊親俄的河內政權；而河內在莫斯科的公開支援下，居然進軍高棉，都是共產集團的內鬭，「東協」領袖已一再聲明斷不捲入此項糾紛的漩渦，但克良薩政府却並不隔岸觀火，此由鄧小平訪泰前夕，泰國軍事最高指揮官乃森將軍透露：鄧某此來，與泰方會談的主題，有包括雙方擴大軍事合作之可能；再由鄧在訪泰過程中，曾參觀泰國三軍的作戰演習，都不難窺知雙方的謀求軍事合作，並非空穴來風。

又據有關方面指出：鄧、克在閉門會談過程中，曾討論世局的發展，且以印支情勢最近的變化為中心，而正於鄧某動程訪泰前夕，「俄越友好合作條約」已在莫斯科簽訂，其中規定：「如締約之一方遭受攻擊或攻擊威脅，另一方須立即予以磋商而合力排除」。這便等於軍事性的聯盟，且亦表示蘇俄支持已屯兵金邊城下的越共，將高棉席捲；對陳兵北越邊境的中共，如其攻越援棉，則將全力援越，再由汪東興於鄧某訪泰時率團訪棉一事加以觀察，更可推知鄧、克密談的主題當為雙方如何應付印支新情勢，以及曼谷能否協助北平援助金邊抗禦俄越進侵。

接着經由泰方透露：曼谷已經承諾北平飛機可經由泰國領空來往高棉，以避免經過越寮領空^⑩。這更顯示中共援棉向泰國假道，已由秘密而成爲公開。至於泰國何以敢於爲了取悅中共竟不惜開罪俄越？何以願使泰國朝野憎惡的棉共政權，在垂死邊緣能從泰境獲得外援？顯然是鑒於波布政權的抵禦越共以及中共在北越邊境所造成的劍拔弩張，都無異替泰國減輕來自河內的威脅，這對美、日而言，固然大有阻止蘇俄指使越共逞兵爲其稱霸東南亞前驅的作用，站在曼谷的立場，則更適合於其阻敵人於國境之外的外交目標。

如果以克立政府所標榜的等距外交來衡量克良薩的外策，後者的立場仍然未越「等距離」的範圍，但並非推遠美國以便靠近共產國家。換言之，克良薩的外交，已轉變爲跟隨美國，靠近中共以阻止俄越勢力南伸。不過此項外策究竟是禍是福？「東協」其他四國既早已爲泰國難免捲入共產國家糾紛而擔憂，至高棉遭受越共吞併，便更使泰國當軸不得不爲此而重新檢討。最近克良薩奔走於東京華府，及其繼續訪問莫斯科，都是爲了重整此項外策。

五 親北平外策所受到的打擊

泰國對內反共，對外親共——尤其靠近北平，雖有「以共制共」及取悅於美日而獲益的一面；但亦有引虎拒狼的危機。泰共乃由中共哺育而成，其後又有越共與中共的合夥支援叛亂，至七十年代，由莫斯科一手培養的非武裝泰共別樹一幟，標榜以城市

註⑩ 「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的評價」，本刊、十八卷、三期、拙著。

包圍鄉村，與武裝泰共對立^⑯，此後泰國所興起的民主學潮，以羣衆戰推翻了軍政府，及迫使民選的政府限令駐泰美軍全部撤離，都是以學府為基地的親俄派泰共所策動，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北平之所以急於拉攏曼谷建交，便寓有藉使領館指揮其爪牙之便利，俾與親俄派泰共一爭短長之用心。泰國現政府靠攏北平，既不能取得它放棄對泰共支援的承諾，且適足以刺激親俄派泰共重興波瀾，及越共為與中共爭奪武裝泰共領導權，由雙方爭援而造成叛亂升高的危險，這都是曼谷對共產國家未能堅持等距離外策的後果，和不得不重新檢討的課題。

泰國境內的華僑華人衆多，且擁有工商業重要地位，一向有舉足輕重之勢，泰共不僅是經由中共哺育而成，且據鑾披汶政府的內政部長乃炮指出：泰共一萬二千人之中，華人佔一萬人，泰人不過兩千^⑰。可見北平的赤化泰國，是以民族主義為掩體而指使華人為其「解放」此一佛教王國的先鋒。乃沙立執政後為堅持反共立場，斷然以五十三號法令，禁止泰人與中國大陸所有往來，並禁售大陸貨，便是有鑒及此。自克良薩上台，不但他本人與鄧小平互相訪問，且在此一期間，訪問大陸的泰國代表團——包括官商文化青年團體，計有四十五個之多。由曼谷直達北平的民航機，每週往來，已造成泰人與大陸交往無禁。此種開放門戶政策，能否使親共外交不致影響對內反共？實在令人懷疑。

誠然，聯合次要敵人以共同打擊主要敵人，是毛澤東所倡導的統戰策略。美國亦欲東施效顰，它在印支聯俄以圍堵中共的企圖，遭到澈底失敗之後，又轉而拉攏北平以制俄。一般都認為這又是另一場賭博。以泰國遭受中共赤化陰謀之深切，其追隨美國外交而靠攏北平。所冒危險之大，更非美國之所可比並。何況中棉共一旦擊敗河內，對泰國亦為養虎貽患；至於棉共被河內併吞，並進而成立印支聯邦，其對泰國的報復，便更加振振有詞。范文同前在曼谷所作不再支援泰共的聲明，言猶在耳，但至上年十二月七日，他又在河內公然接見泰國「愛國陣線」領袖，重申支援泰共叛亂奪權^⑲。由此即可證明，無論中共、越共，都不可更張，但仍須與東京、華府磋商如何適應印支情勢的變化。

克良薩於高棉淪陷後，越共對棉共的追奔逐北，使烽火延至泰邊的危急關頭，竟以處變不驚的態度，從容訪日訪美。此不單是向東京華府求援，以便增強國防力量而禦敵，最主要任務，乃為檢討聯合中共在東南亞反霸的外交。金邊淪陷後，曼谷一再聲明不許中共假道援棉，泰國交通部復透露：泰航飛北平的航線，將交予北歐經營^⑳。這都顯示泰國的親北平外策，正在醞釀改弦更張，但仍須與東京、華府磋商如何適應印支情勢的變化。

註^⑯ 「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本刊，十卷，一期，拙著。

註^⑰ 同註^⑯。

註^⑲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八、十一、七。

註^⑳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九、元、十七、三版。

六 訪問日美在討論反霸外交

越共吞棉後，泰國之所以驚而不慌，原因是它明知河內已成強弩之末，在短期內，並無繼續南侵犯泰的可能，再加上棉共波布政權的八萬武裝部隊，雖被越共重兵所擊敗，但並未遭到殲滅，而係有計劃地分股退入山區。波布在金邊撤守前，既一再聲明將以游擊戰向越共軍抗戰到底，北平亦宣佈繼續對棉共游擊隊補給支援，華國鋒與鄧小平都已將其援棉計劃，面告當時在北平訪問的泰國副總理順通，並要求泰國繼續假道，都為泰國當軸有恃無恐的原因。

有人指出越共吞棉，乃踏入了美軍在越南協防的覆轍，一經陷入泥淖即無法自拔。泰國自然對此了解更深，關鍵在於它能否照舊假道？俾棉共不致為彈盡援絕而投降。所以曼谷最擔憂的，不在如何抵禦外敵的公然進侵，而在其來自國外的資金，能否無懼於越共軍已逼近泰國的大門而撤退？如果因此而造成工商業倒閉，使大批失業流亡被泰共裹脅而升高顛覆叛亂，其危險更甚於外敵的進侵。所以克良薩的訪問友邦，先東京而後華府，便是基於日本對泰經援及投資最多。

這位泰國總理在今年元月上旬訪日所獲得的承諾：①雙方呼籲外軍撤出高棉，但未指明越共，這與「亞西安」外長會議的立場相同。②日本決定給予泰國二億美元援款。③對泰日貿易的不平衡，日方承諾在短期內予以糾正。這是「聯合公報」所表明的立場。此外如日本政府接受泰方忠告，聲稱對河內暫停經援，及日本商會主席亦於此時表明：日商並不擔憂棉局對泰國會有影響，決定增加在泰投資。④從這些結果，雖然看不出日泰雙方任何對共產國家共同外策的跡象，但可證明日本朝野已相信泰國斷不會受到越共吞棉的波及。

棉共的游擊戰能否長久支持？這是泰國可否以外交代替國防——聯合友邦阻敵人於國境之外的關鍵。如果曼谷繼續讓中共假道援棉，則棉共可以繼續抗越。再加上中共在北越邊境的壓力，迫使河內不敢不將侵棉部隊部份撤回以鞏固北面邊防，最低限度，亦無法增兵入棉，則棉共便更可重振聲威，而泰國的邊防亦等於在界外有了屏藩，無須憂慮遭到越共入棉部隊的攻擊。一般認為美日與中共為對付河內侵棉，已有由泰國假道，讓中共援棉的補給得以源源不斷的默契，這從克良薩訪美所得到的承諾，更可了然。

七 美日對泰國反霸的支持

克良薩的訪美，係於今年二月初成行，但早在金邊尚未易幟之前便已決定，旨在討論泰國收容的難民如何安置以及要求美方將泰方訂購的裝備武器提前交貨。在其動程之前，先有「俄越友好條約」的簽訂，繼有越共席捲高棉的變局發生，使其訪美任務

，一變而以美國如何協防泰國為主體？實際上，華府在泰國首相抵美的半月前，即已保證於情況需要時，立即運送軍火至泰，且於本財政年度，對泰軍援，增加六百萬美元^⑯。可見卡特政府對泰國的協防，不待克良薩向他當面要求，即已主動承諾，更表示其籠絡泰國追隨美國聯合中共在東南亞反霸的外策，因越共吞併高棉而益切。

至克良薩抵達華府，經過與卡特會談，及與美國政府有關首長磋商後，在「聯合公報」及新聞報導中值得注意的：①雙方強調維持高棉獨立對東南亞和平的重要性。②指明譴責越共侵略高棉——與其訪問日本時所發表的聯合公報僅呼籲外軍撤出高棉的語氣不同。③表明美國為履行「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義務，重申保衛泰國安全。④儘速運交泰國訂購之裝備武器，及增加之援款，並優先考慮泰國的援助新要求。⑤將越戰時儲存於泰國之美軍輕武器、彈藥——總值為一千一百卅萬美元——一律贈予泰方。⑥表明美國將增加駐亞太地區兵力。⑦鼓勵美商增加在泰投資。⑧卡特向克良薩形容鄧小平訪美有深遠影響^⑯。

從這些透露的消息中，我們不難看出有關泰國外策的，首先是美泰雙方都將致力於恢復高棉的獨立。如何達成這項要求？中共所支援的棉共游擊隊，企圖迫使侵棉的越共在疲於奔命之下，不得不讓高棉恢復獨立自由，其有賴於泰國假道的，卡特政府的鼓勵支持已很顯然。誠然，泰美雙方對殘暴的棉共，既都不願扶持其重建獨裁政權，則其對中共的援助假道，豈非助桀為虐？殊不知高棉的反越游擊武裝，另有先前的反共抗暴民軍存在，一向是由美國中情局與泰方聯合支援，以泰棉邊境山區為基地。其間雖以泰棉化敵為友而減低活動，但在越共攻棉時又乘機再起。此次美國給予泰國的輕武器與彈藥，可能是為了對這批自由高棉游擊隊的支援。^⑰

至於中共能否同意美泰支援高棉別樹一幟的抗越武裝？當鄧小平訪泰並與泰方談到高棉的政局時，便已有支持施亞努或龍諾東山再起的表示。可見中共早已斷定以屠殺為能事的波布政權，無法團結廣大棉人合力抗越。重新建立高棉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美泰與中共可能已早有所安排。至於高棉能否以游擊戰驅逐越共？由卡特向克良薩所表明的鄧小平訪美之重要性，顯示中共出兵攻擊北越，迫使河內不得不將侵棉部隊部份調回，讓高棉游擊隊得以展開向越共軍進行分進合擊的反攻計劃等，美國似已預聞，並已由卡特面告克良薩。

泰國自本年二月初，雖一再表明不許中共假道援棉，但實際上，仍舊讓高棉游擊隊可以從泰境獲得來自中共的補給^⑯。美泰對自由高棉游擊隊的支援實況，外人固然無法得知，不過由於河內的對泰珍壓力已經減輕，使寮共民族派得以抬頭。以致有中共

註^⑯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元、廿三。

註^⑰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二、八、一版。

註^⑯ 「越南佔領下的高棉，將出現左右兩支游擊隊」、「南洋商報」譯載「法新社」特稿、一九七九、元、十六、十七版、禪根譯。

註^⑯ 「美國情報分析家相信泰國默許中共假道援棉」、「南洋商報」、一九七九、二、九、一版。

代表團及克良薩的分別訪寮，而寮泰雙方更矢言均不讓任何外軍利用它們的領土作為侵略對方的基地，表示寮國將藉阻止俄越再以其領土支援泰共叛亂，以換取泰方切斷寮國反共武裝來自泰邊的美國軍援。

八 結論

過去，泰共親俄派所興起的民主學潮狂瀾，比武裝泰共的叛亂，曾使泰國政府感到更加難以鎮壓。在即將舉行大選的當前，現政府的等距離外交，既已顯明地轉向於跟隨華府而親北平，被推遠了關係的莫斯科，勢必會指使泰共親俄派的學潮重興波瀾，所以克良薩又有蘇俄之行。預料克宮亦將以增進貿易及援助而加籠絡，俾促使曼谷堅持其在印支糾紛中的中立立場。

誠然，「東協」國家的外策，為斷不捲入共產國家在印支紛爭的漩渦，但從李光耀表明此一區域組織，必須對外靠近自由國家以取得經技支援，及克良薩透露：華府與中共建交，事前已告知「東協」，均顯示「東協」對卡特的拉攏北平在東南亞反霸，已早心照，而泰國政府的外策，亦已取得「東協」盟邦領袖的支持。不過從鄧小平訪泰後，李光耀迅即訪泰與克良薩懇談並一再透露是為了避免捲入印支糾紛，似亦表示「東協」深恐曼谷公開表示讓中共假道援棉以及雙方軍事合作，難免會觸怒越俄而擔憂。

更發人深省的，為菲律賓外長羅慕洛公開聲言：反對美國利用在菲基地軍援泰國^⑤。菲泰同為「東協」成員，其安危與共的關係，至為密切。當高棉將被越共席捲，烽火延及泰邊，曼谷正在呼籲盟邦支援之際。馬尼拉何以有此不友好的聲明？顯然是爲了泰國的外策難免惹火上身，將影響「東協」的中立外交立場。當高棉淪陷後，泰、菲雖都主張立即召開「東協」高峯會議，但雙方主題不同：泰方要求各國於其遭受攻擊時給予軍援；菲方則在約制泰國不可介入印支紛爭。

印尼之所以堅決反對此時召開高峯會議，一則唯恐將此一組織轉變為軍事同盟，再則防止菲泰發生爭端，三則會議結果無論開罪華府或莫斯科，均屬不智。所以唯有聽任曼谷將等距離外策變為距離並不相等，至於其能否以此項外策代替國防？則正在考驗過程之中。

註^⑤ 「合衆社」馬尼拉電、一九七九、元、四。